

编辑凡例

一、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有关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指示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关于“搜集、整理、编写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规定，本选辑刊行的目的在于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本自治区的史料，以传之后代，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主要包括从戊戌政变至“文革”前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工商、民族、宗教、社会生活、人物传记等各个方面的史实，不拘体裁、观点，只要有历史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选的资料，虽系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但均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史料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希勿公开引用，并欢迎读者和知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必要时得征求作者意见。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二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呼和浩特市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5.25 字数127千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印数1—8000

目 录

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始末·····	陶布新 (1)
伪蒙疆政府政务院琐记·····	张永昌 (30)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拾零·····	白光远 (35)
乌古廷其人及组军见闻·····	胡克巴特尔 (40)
乌古廷投靠日伪前后·····	汪龙田 吴紫云 (69)
穆克登宝组军及其在百灵庙被逐概要·····	哈斯瓦其尔 (73)
尼冠洲被害经过·····	焦月岩 (77)
蒙疆学院略述·····	徐志明 (81)
伪蒙疆的军事幼年学校·····	博彦们都 (83)
伪蒙疆时期傅增湘修成《绥远通志》经过概述 ·····	白光远 (88)
回忆伪蒙古军汽车队历史片断·····	胡·巴吉尔 (95)
“兴蒙道路”的修筑与使用·····	秦志勇 (101)
日伪统治时期的同和实业银行·····	谢江 任荣 (107)
关于蒙古善邻协会情况·····	李士荣 (113)
我所知道的日本善邻协会·····	巴达荣嘎 (117)
日伪时期德化“喇嘛训练所”·····	博彦库 (123)
以贸易活动为掩护的日本特务组织 ——东公记货行·····	李士荣整理 (128)
德李部队接受解放的经过·····	陶布新 (133)
蒙旗特派员公署的回忆·····	张中齐 (159)
后记·····	(163)

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始末

陶布新

自治运动的起因

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外在的国际背景和内在的许多原因，而且经过了极为复杂曲折的过程。在外因方面主要有二：一是外蒙独立自治的影响。在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宣布独立，拥戴哲布尊丹巴博格图为皇帝，当即通牒内蒙各盟旗起而响应，嗣由于北洋政府的怀柔与笼络，帝俄政府的居中操纵与摆弄，撤消独立改为自治。适至1921年又在苏联的红军帮助之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从而支援内蒙革命，帮助组织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蒙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在外蒙历次独立、自治的过程中，都与内蒙各旗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就在各旗人民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外蒙在苏联帮助之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有所进步和发展，这对于内蒙知识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心神向往，有一到外蒙为快的心情。同时也产生了外蒙既可独立或自治，内蒙也可自治的心理。在这一时期，虽然王公贵族阶级，对外蒙推翻封建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存有戒备的心理，但在内蒙古人民和知识青年方面，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因而内蒙青年自动跑向外蒙者有之，抱有实现内蒙自治希望者更多，随之而有内蒙历次自治运动的发生。这充分说明外蒙独立自治的影响，是促成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的一个外因。

其次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煽惑。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四省和东部盟旗之后，又进犯华北，威胁西北，并向锡、察、乌、伊各盟伸其侵略魔掌，扩张侵略势力。其具体做法是：派遣特务人员，游说各蒙旗王公，始而是以满蒙联合加入满洲国相引诱，奸不获售。又以大蒙古主义来煽动。例如在内蒙古自治运动未发生以前，日本曾派飞机接请锡盟王公参加溥仪登基典礼，派遣伊田四郎游说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归向满洲国。在百灵庙召开自治会议的同时，特由日本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多伦多召开西部蒙旗王公会议，又以满蒙联合相号召。继之，又把东部蒙旗改组为四个兴安省，在伪满中央增设了蒙政，部以此做钓饵对西部盟旗进行引诱，这对于西部蒙旗是很有诱惑。力的在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日本又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对内蒙地区更弃而不顾。这就使内蒙人民和爱国青年意识到：当此强敌压境，困难当头之际，非团结自治不足以御外侮，因而有要求实现内蒙古自治的强烈愿望。这更使怀有野心的人意识到：当此国家多事，不暇北顾之秋，正好利用这个时机发起自治运动，拥有政权。因此说，日本的侵略和煽动，是促成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内因方面更是很多，主要有三：（一）自从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以来，对蒙政策，始则以“五族共和”相安慰，继则以扶助自决自治相号召，然而只是表面以扶助为名，实际行摧残之实。在蒙古地方设省置县，侵犯蒙旗权利，开荒屯垦，侵占放牧草原，把持税收，操纵经济命脉。并由于封疆大吏等上层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引起蒙汉人民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自北伐成功，国府南迁以后，对蒙事更是鞭长莫及，漠不关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政策是委曲求和，忙于“剿共”军事，内战连年，无暇北顾，这就造成发起自治运动的一个机会。

（二）自民国成立以后，为了点缀门面，免遭物议，设立了一个

蒙藏学校，培养蒙藏知识青年。但对知识青年没有适当的安置，以致学成归蒙，苦无出路，促使其缅怀成吉思汗的伟业，目睹蒙古民族的衰微，莫不痛心疾首，亟思挽救民族于危亡，致力于蒙古复兴事业，一展其素日的抱负。因此，对团结自治，御侮图存，寄予极大的兴趣和希望。（三）蒙古人民，虽然僻处边远，故步自封，知识澹陋，文化未开，缺乏参政的知识和能力。但对于开荒屯垦，侵没牧场，增加税收，加重负担，迫害生计，影响畜牧等事，均有很大的反感，更加有的边疆大吏，对蒙民极端歧视，横施压迫，予取予求，贪得无厌，要畜要草，加重剥削，更引起蒙民的不满，切望蒙古人团结起来，解除外来势力的压迫与剥削。因此，对于内蒙古自治也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希望。

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未发生以前，就曾发生过多次的独立自治运动。就东部蒙旗来说：曾有以乌泰王为首的响应外蒙的独立运动；呼伦贝尔部所发生的独立运动；贡桑诺尔布所策动的卓、昭二盟自治运动的酝酿等。就西部蒙旗来说：1913年曾有以四子王旗所倡导的百灵庙自治运动；在1928年又有杭锦寿、尼玛鄂特索尔、纪伦等所倡导的脱离察省管辖察哈尔部的自治运动。这些自治运动，虽为当时封疆大吏的压迫和摧残，归于失败，但“团结自治”这个口号，业已深入人心，在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的时候，既具备如上所述的外因和内因，就促成了自治运动的发生。当“高度自治”的口号提出之后，就得到各盟旗和各地的蒙古人士的响应，特别是蒙古知识青年更寄予莫大的同情和支持。在蒙古人士中，就是对自治抱有观望态度者，也只有背地谈论，不敢公开批评，对自治持有反对意见者，也只有暗地破坏，不敢公开反对。

内蒙自治的酝酿

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发起的主要人物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他当时任锡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并兼锡盟副盟长职务，通晓蒙汉语文，见闻较广，知识较新，为锡盟王公中头角峥嵘的一个。因而他也就自命不凡，常以成吉思汗继承者自居。是一个抱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大蒙古民族主义的政治野心家，不甘蜗居现有的职位，很想出露头角，登上政治舞台，一展其勃勃野心。因此，于1932年秋，拉拢各旗王公派出代表，组织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活动。初与蒙籍中委白云梯、克兴额等合作，想改组吴鹤龄一手操纵把持的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因为他对吴鹤龄是素怀不满的。他曾对人这样说过：“白云梯等曾组织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号召打倒王公贵族，推翻封建统治，口号鲜明，令人一看即知，这是明枪易躲，而吴鹤龄利用驻京办事处长的职权，一手制定‘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表面上看来是改进蒙旗政治，实际上是，想暗中推翻封建旧制，取消王公世袭，这样做法是令人暗箭难防。”当时白云梯早已右转，叛变了内蒙革命，投靠了蒋介石，对吴鹤龄把持蒙政，一向也表不满。所以德、白等通力合作，是想把吴鹤龄打下擂台来。吴鹤龄本是个长袖善舞的政客，他经手制定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本是非驴非马的东西，其中内容也是维持札萨克职位，仅把协理、章京、梅林等旧官衔名称改称委员、科长等字样。他制定“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的目的，无非借此显示自己的才能，取得各方的重视。不意这个组织法经由蒙藏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公布，下达到各盟部旗之后，竟惹起蒙古王公的反对。这次德王所组织蒙古代表团晋京请愿，是以改组原驻京办事处为目标。只为了保持原有处长地位，也

是不甘示弱，奔走各方。一方面申述原有办事处的合法性，德王所组织的代表团的不合法性，并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勾结在一起对抗德王；另一方面请人从中调停，取得德王的谅解。于是德王乃又变更策略，提出“蒙人治蒙”的口号，把石青阳列为主要攻击对象，企图得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掌握蒙藏行政大权，好巩固封建统治。不意这个如意算盘，既遭受石青阳的打击，中央也未采取，未能实现，因此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深为不满，想回内蒙倡导自治。曾就商于迪力瓦活佛（系由外蒙逃亡的活佛），迪力瓦当对他说：“外蒙已由自治而独立，内蒙何尝不可以自治？”，德王经迪力瓦的怂恿，乃即下定决心，回蒙发动自治。于是就在南京拉拢青年为已之助，记得他当时曾率同郭尔卓尔扎布等几位王公和随员，亲到晓庄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班参观。在和蒙古学生谈话之间，就以“复兴蒙古民族”相号召，以取得蒙古青年的欢心和拥护。当时我正在蒙藏班读书，曾代表学生致欢迎辞，也以“加强团结，复兴民族”为主旨，对德王表示欢迎和期望。不意这番话，却合了德王的口胃，认为说话得体，当下颇为赏识，表示愿意和我相谈。当我在星期日到中央饭店去见他时，他已因请愿未成拂袖返蒙了。由此说明德王见青年就拉的做法，就连我这样一个人也在罗致之列。德王去后，其他各盟旗代表也就风消云散，仅剩陈绍武（喀喇沁左旗代表）和白瑞（喀喇沁右旗代表）二人，住在中央饭店。蒙藏委员会招待既其冷淡，而吴鹤龄又以胜利姿态，继续肆所攻击。记得他在报纸上曾这样讥笑地说：“所谓蒙古代表已经都走了，只剩下苍颜白发，一事无成的白瑞和乳黄未退，经我保送的学生陈绍武二人，不能代表蒙旗。”陈绍武乃又回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复学（原为该班学生）。他回到蒙藏班之后，就依照德王的囑告，拉拢同学陈国藩、白景宪、策文卿、乌鹏等，提出愿意深入蒙旗地方，宣传团结抗日，御侮图存，巩固国防的要求，

并请求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主任何玉书转向中央党部表说，居然得到中央党部的许可，发给了旅费和证明。陈绍武等得到旅费后，就离开学校，初到绥包一带宣传团结抗日工作，继而就到苏尼特右旗做了德王的左右手，搞起自治运动了。德王回蒙路经北平时，遍访旅平蒙古人士，极力拉拢青年，高唱“蒙古自治、民族复兴”的口号，博取蒙人的同情。回旗之后，又创设蒙古军事干部训练班，培养中坚干部，于是又有韩凤林、云继先及绥包一带青年，相继到了德王府，备他驱使。

德王既然罗致了一部分蒙古青年，做为自己的臂助，但自知年纪既轻，职位不高，资望更浅，不能号召各盟旗参加。又卷于锡盟盟长索王年事已长，体质肥胖，劲转为艰，不足有为。乃即就商于德高望重、爵尊位显的乌盟盟长云王，请其带头发动自治。云王当时是年事已高，安于故常，不愿多事，又有其部属基台吉从中阻挠，对云王陈述自治不利于王公，并说：“围绕德王左右的青年，素有打倒王公之主张，有外蒙既成之事实可鉴，且组织自治政府，即不啻脱离中央，遭忌省府，以现在蒙旗力量而言，绝非中央和省县之敌。民国2年，四子王为乌盟盟长，曾在百灵庙召开会议，倡导自治，为当时绥远将军张绍曾所闻，劝阻无效，即调兵围攻百灵庙，四子王被惊吓身死。现在蒙旗实力更逊于当时，如中央翻脸，省府派兵围攻，王爷将何以自处？王爷以如此高年，何必为他人作嫁，为德王捧场。德王系锡盟首旗，果欲自治，听其在锡盟为之。”但云王之侄沙拉巴多尔济在旁力劝云王，发动自治。另方面云王在权力以及税收上与绥远省府存在着矛盾，发生过争执，素怀愤懑之心，而有脱离绥远省政府的羁绊，出而支持德王发动自治之意。惟深恐得不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谅解，背上反叛国家的罪名，不敢公开出面倡导自治。适在这时，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义峻前来蒙地宣慰，经由张家口、锡盟到达了百灵庙，会见了正在鼓动自治的德王。这时德王

驻在百灵庙河滩的一个蒙古包里已经多日，深以不能说服云王出面倡导自治为苦，当即倩请巴文峻前往劝说。巴文峻虽然身负宣慰蒙旗，归向中央的使命，但认为蒙古自治是蒙古人的迫切要求，自己是蒙古人，对自治运动应当尽心帮助，并因在南京时曾以蒙事处处长的资格，参加参谋本部边务组研究过这一问题，知道地方自治性质的蒙古自治，尚在中央许可之列。遂答应德王的情请，亲去面见云王。云王当以发动自治是否见罪于中央见问，巴即答复说：“如倡导高度自治，脱离中央，中央绝不许可；如倡导地方自治，尚在中央许可限度之内，不致获罪中央。云王始免除了顾虑，挺身而出支持德王发动自治。

德王虽然得到云王的支持，能够取得乌盟各旗的同意和拥护，扩大政治影响，增加自治力量，仍感力量之不足。他知道蒙古人民群众对于宗教是有深切信仰的，要想蒙古人民拥护自治，必须利用宗教做宣传。因此，特邀请班禅到锡、乌、伊各盟进行宣传。为了取得班禅的欢心，他是殷勤招待，百般供应，极力尊崇，深表虔诚。并向蒙民募化集资十万银元，在西苏尼特和西乌珠穆沁二个旗政府所在地，为班禅建筑宏伟壮丽的行辕两所。在取得班禅欢心之下，请其在蒙旗各地讲经说法之际，宣传内蒙自治的必要与可能，特别是当各旗王公贵族以及地方上主要人物参加时，班禅就对他们劝说：“现在是内蒙自治的时候了，你们应当参加内蒙自治活动。”据说利用班禅在蒙民中的信仰，宣传内蒙自治，起到很大的效果。

自治会议的召开

德王在酝酿内蒙自治活动中，既罗致了一部分青年为其左右手，又得到云王的支持和班禅的捧场，其他各盟旗也表示赞成，旅居平京各地之蒙古人士更大力拥护。到了1933年（民国22年），

自治的酝酿业已达到成熟阶段，便积极着手进行筹备，选定百灵庙为召集会议地点。盖因百灵庙位于锡、乌、伊三盟之间，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便于召集会议，主要还是迁就云王，以资号召。并请班禅前来百灵庙讲经，招致各旗蒙人之参加，借以壮大声势。7月间，德王曾召开一次会议，因到会者较少，对要求高度自治问题，仅作一度之拟议。旋又定于9月28日，再行召开蒙古自治会议，即以锡、乌、伊三盟名义，向各旗及旅居平津各地蒙古人士发出通知，邀请参加自治会议。其通知大意谓：“现蒙古北有赤祸嚣张，东有暴日侵扰，加以中央政府因我蒙地处边陲，其保护提携之力量极难达到，本盟长为谋地方种族之权力与生存，特决定9月28日，在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百灵庙地方，召开自治会议，除通知内蒙各盟旗外，特此邀请旅外王公、札萨克、宗众贤达，务必亲自前往参加，共同挽救我濒于危亡之蒙古民族，以尽蒙人之责，不胜祈祷之至。”这个通知发出后，由于各盟旗交通不便，距离遥远，各地代表，多未能届期到达，延至10月15日，到了锡盟代表10名，乌盟代表6名，伊盟代表3名，察盟代表数名，哲里木盟代表3名，还有其他各盟旗及旅居平津代表等，共为116人。10月15日正式开会，由云、德二王主持。首先云王致词说：“本人年事已高，绝无野心。只以蒙古丁此时艰，非团结自治与中央合作，万无生存之理。故不惜牺牲一切，为蒙古而奋斗。”继由德王报告筹备经过，略谓：“发起蒙古自治，是基于二种动机：（一）对外方面：外蒙既陷于俄，东蒙亦将沦于日，非起而自决自治，不足以谋图存。谣传蒙古自治有外人背景，其实日本势力控制下的伪满对于王公制度，任意予夺，直同废除，日人松室孝良在多伦迭电相邀，同人不愿参加，此与日本无关也固甚。并鉴于外蒙赤化后，王公制度之废除，莫不有戒于心，这正证明与俄人无关。（二）对内方面：中央对蒙情，照过去事实看来，不无隔阂之点，然亦由蒙人分子不齐，从中挑拨离间所致

。最近数月，冯玉祥在察境通告独立，以致内蒙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当此之急，蒙人非自治别无打开局面之办法，同人等纯为求自救而出于此，绝无背景。今日开会，甘肃、宁夏亦有代表前来参观，足见各方对自治之注意。”德王演说毕，即进行讨论，通过“自治政府组织法”。其中分自治政府、政务厅、法制委员会、会议厅四章三十五条，规定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旗之治权，以原有内蒙旗之领域为统辖范围，除国际、军事、外交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俱依自治政府法律之。自治政府设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委员九至十五人，命令行其下设总务、秘书二处。规定政务厅为最高行政机关，设厅长一人，副厅长二人主持政务，其下设内务、警备、财政、教育、司法、建设、实业、交际等八处。规定法制委员会为自治政府最高立法机关，由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委员十七人至十九人组成之。规定参议厅为内蒙自治政府最高咨询、建议机关，由厅长一人，副厅长二人，参议二十一人至四十一人组成之。根据以上所述看来，俨然是一个联邦性的国家组织形态。次即通过要求高度自治呈文，其要点如次：首述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占领欧亚，遐迩景从，平定中原，国族和悦的盛状。次述蒙古自从民国以来，始即开荒屯垦，继而设置省县，以致蒙古民族之衰弱。三段述说苏俄之播痛苦于外蒙者十年，东蒙各盟旗又为日本侵占，亟应自治，以图自救。四段说明根据总理扶植弱小民族使其自决自治之遗训，要求准许蒙古组织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御侮图存，巩固国防。呈文分送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及有关机关团体、报社。这次消息传出以后，得到旅居南京、北平各地蒙古人士的响应。只有章嘉活佛对蒙古自治另有看法，致电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及蒋介石本人，密告内蒙自治背后既有日人操纵指使，班禅也从中赞助，请速调回班禅，由其处理。他这样在暗地里进行破坏的行为，招致蒙古人士的极大反感。

内蒙自治运动在南京

内蒙自治运动消息传到南京后，引起旅京蒙古人士及青年学生的注意，群起响应，呼吁请愿，大造声势，支援自治。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为了安定旅京蒙古人士起见，特在励志社召开茶话会，邀请所有在京蒙古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政府方面参加者除汪精卫外，还有居正、于右任、戴传贤、黄绍竑、赵丕廉等。蒙古人方面参加者有白云梯、克兴额、恩克巴图、吴鹤龄、李永新等及军政两校蒙古学生一百余人。首先汪精卫致词说：“政府已经接到内蒙要求自治的电，文正在研究妥善处理，希望大家安心。但是内蒙自治究竟是离心的，还是向心的，中央政府需做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如果是向心的，就应当扶植以促其成；如果是离心的，就应予以制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以供政府参考。”接着白云梯起立发言，说到“内蒙自治是纯洁的，没有背景”这几句话时，汪精卫马上驳斥说：“你何据而云然？我看未必。”白云梯当着众人，碰了这个钉子，自觉很难堪，弄得面红耳赤，立即原位坐下，停止了发言。继而吴鹤龄让我代表政校蒙生起立发言，委曲婉转，说明自治的必要与根据，总括大家发言要点如次：（一）内蒙自治之必要：痛陈内蒙北有赤俄肆虐，东有暴日侵凌，情况紧急，非团结自治，不足以御侮图存。（二）内蒙自治之可能：一般人说蒙古文化落后，人丁稀少，经济拮据，财政困难，无力自治。但是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曾建立雄跨欧亚，威震全球之蒙古大帝国，为什么现在自治都没有能力？只要中央许可，我们就能自治，建设乡邦。（三）自治之根据：内蒙自治是根据总理扶助弱小民族，使其自决自治之遗教而提出的，正是实现三民主义，不是背叛中央的行为。（四）自治之真象：内

蒙自治是纯洁的，向心的，是在中央政府指导之下实行自治。绝对不是离心的，没有什么国际背景。所以凡属蒙人，无不群起响应。如果发现离心倾向，则必群起而攻之。（五）自治之利益：内蒙实行自治，可以联合各旗，加强团结，外御强敌、内谋革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自力更生、共同迈进，以减轻中央政府的北顾之忧。会议进行约三个小时，最后，汪精卫起来，又说了“希望大家安心工作，青年们安心向学，听候政府处理”几句话，即告结束。

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摸清内蒙自治真象，就近商洽解决自治问题，特派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二人为专使，入蒙宣抚。在临行前，当向中央请训，经有关院、部、会共同研究，确定初步的对策如次：（一）变更蒙藏委员会组织方案，其要点是：①中央特设一边务部（或蒙藏部）直隶于行政院为处理蒙藏行政之中央最高机关，设部长一人，次长二人主持部务。②边务部设各司处，分掌事务。并设各委员会，分任讨论进行之责。③边务部应酌定时期，分别召集各边区负有行政责任之首领及有德望之人士，来京举行会议。④边务部与其他各部、会办理国家行政有相互关联事宜，并随时会商决定。（二）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案：（1）已设省治、县治地方，其行政区域应不变更。（2）有蒙古人聚居地方之省份，应分别设置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为各该省区办理地方行政之专管机关，各设委员若干人，并推选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均从蒙古人之有德望及有政治经验者充之。（3）已设置上项地方政务委员会之省份，除关于军事、外交及其他国家行政，仍由中央政府或由中央政府授权于当地省政府办理外，其余属于蒙古族聚居区域之地方行政，统由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负责办理。并受中央内务部之指导、监督。（4）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得斟酌情形，分科或分处办理、各种行政事务。（5）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办理各项建设事业，

于必要时得接各该地方需要情形，由中央拨款补助之。（6）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于不抵触国家法令范围内，得制定地方单行法规并发布命令。（7）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并设蒙古代表会议，为蒙古人民之民意机关，每年定期开会一次，其代表之产生，得以盟、旗、群为单位，并得用推选法。（8）省政府所属各厅、县，办理普通地方行政，涉及蒙古行政范围者，应随时与地方政务委员会会商决定，应由省政府委员会议或呈请中央解决之。（9）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得列席当地省政府委员会议。（10）蒙古行政系统列表如下

行政院各部会
边务部 省政府各厅
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

（三）蒙古行政之用人标准：（1）中央或地方之蒙古行政，应尽量容纳蒙古人。（2）中央政府应就适宜地点，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分校，由熟悉蒙古情形者担任教练，培植蒙古民族各种专门人材，并设法任用之。

这三个方案，是国民党中央交给黄绍竑、赵不廉二个专使，解决蒙事的限度。也就是说解决内蒙自治问题，应以不脱离省政府的隶属为主要范围。

内蒙自治运动在北平

黄、赵二使即依照上述方案原则，组织宣抚使团，首途赴蒙。沿途止于北平，征询旅平的蒙古王公和青年们的意见备作参考。当时蒙古留平学生会、蒙古救济会、蒙古旅平同乡会，对黄、赵二使均备有意见书，前往递呈请愿。其中尤以蒙古旅平学生最为活跃，计奔走请愿的有吴柏令、包印玺、扎奇斯钦、亢仁、任秉钧、马梁海义图、乌臻和、殷石麟等。这三个团体请愿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其主要几点如次：（一）蒙古要求自治，

系在中央扶助之下，纯出于“民族自决，自救救国”及辅助中央鞭长莫及之虞的运动，中央应放弃忽视蒙古的政策，诚意指导，使自治臻于完善。（二）边陲省县官吏，压迫蒙民事件，不时发生，以致全体蒙人，非常愤激。且省县既抱成见，处理蒙事，对于自治运动，当然要用反宣传，阻碍蒙古自治。倘中央不察事实，不顾蒙古民意，听信一方谣言，则蒙汉感情，当更恶化。

（三）锡盟德王系根据全蒙民意而要求自治，绝非其一人操纵把持，更无其他背景。倘该王果受外人利用，不持中央应予以处分，即蒙民也必群起声讨。中央应将蒙古自治与德王嫌疑分作两事，勿以其个人关系忽视全体民意。则处理蒙事，庶乎得当。（四）章嘉入蒙宣化，蒙古极端反对。而该氏对于自治，加以阻碍，尤为蒙民所愤懑。倘其仍本已往主张，恐将激起意外事件。希中央以福利蒙民为前提，勿再听信谗言。黄、赵两使，分别接见，表示所陈意见，可供参考。并派随员李松风等先行赴蒙，作铺平道路的工作。德王等各王公也来电表示欢迎，黄、赵二氏，乃即首先赴绥转蒙。

自治问题的谈判

黄、赵二氏到达绥远后，绥远各法团联合提出关于自治问题的建议书，主张内蒙自治应以旗为单位，并许经过训练程序。黄、赵二氏允予参考。停留数日，遂于民国22年（1933年）11月11日率领全部随员及警卫等到达百灵庙。云王、德王率领全体参与自治会议人员亲往欢迎，备为礼遇。黄、赵二氏到达百灵庙后，前二日是应酬交酢，参加宴会，分别接谈。到了13日才与云王、德王等进行正式谈判。在谈判之先，随同护卫的徐廷瑶军长及傅作义所派的薄鑫团长，指挥所带士兵在百灵庙附近各要路口均布置了警戒哨。在进行谈判的蒙古包周围也布置了荷枪实弹的

卫兵，在百灵庙的山上架设了机关枪，警备森严，如临大敌。这样严重的戒备，使德王等有了戒心，认为这是要用武力镇压的预兆，深恐如果谈判决裂，可能即有不利于己的行为。于是也就作了相应的布置，叫参加会议的翻译、记录、招待等工作人员，暗藏短枪、随身护卫，如果黄、赵所带卫兵将有不利于云王、德王的行为，随身护卫人员就拿出手枪，逼上黄、赵以相对行，使其投鼠忌器，不敢加害。因此，在会议进行中，虽然坦然自若地谈商，暗地里却是尔诈我虞，各怀鬼胎，大有鸿门宴上剑拔弩张的姿态。同时德王又派韩凤林速去北平日本大使馆分支机关请求支援蒙古自治运动，对国民党中央方面施加压力。当时韩凤林任自治会议的警卫组长，忽然不见他的踪迹，颇引起人们的怀疑。这样布置之后，就于13日进行正式谈判。中央方面是以黄绍竑为主，蒙古方面以德王为主，陈绍武充当蒙汉语翻译。谈判进行了2日，双方争执甚烈。争执的焦点是：黄绍竑坚持地方分区自治，德王坚持高度统一自治，相持不下，几生决裂。黄氏拂袖要走，将文件交回，叫随员准备车辆返绥。德王也摆出如中央不许可自治，即准备回转锡盟，另谋出路的姿态。这时正在百灵庙讲经的班禅出面劝解双方不要决裂，前来内蒙宣抚的巴文峻也赶到百灵庙从中斡旋。这时吴鹤龄虽已前来百灵庙，想着在内蒙自治问题上大显身手，参与其事，但德王和一部分青年怀疑他从中破坏自治，没有邀他参加策划和斡旋，黄氏也未邀他出面谈商，他亦只有作壁上观。于是蒙方又由包悦卿、完仁、苏鲁岱、陈绍武等出面，中央方面由李松风、孔庆宗等出面作缓冲的谈商。蒙方为了挽回谈判僵局，不得已提出以分区自治为内容的甲种办法，备作中央参考，同时也提出以统一自治为内容的乙种办法，请求中央许可。因为这两个文件，在内蒙古自治运动中，是很重要的文献，特摘录于后，备作参考。

甲种办法：（一）名称定为蒙古第一自治区政府，蒙古第二